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五 第四則 盲兒宛轉雪奇冤

卻說張真兒坐在灶下，側耳聽見二人吵鬧，從前老底聽得十分明白。到了次日，捏根拐兒，走到一個親眷人家，央他寫了兩張狀子，懷在身邊，連忙尋到黃龍寺裡去見靜空。適值靜空正在山門前與人講話，見了真兒叫道：「外甥何來？」真兒聽見是靜空聲口，上前作揖，欲待開言，恐人聽見，又住了口。靜空也防他說些甚麼，一把扯了，直到自己房裡，問道：「你來何干？」真兒道：「外甥特來通知舅舅，你昨日與母親廝鬧，卻被鄰人得知，都說舅舅謀死父親，地方保甲要出首哩。」靜空忙了手腳，想了一想，對真兒道：「我如今也顧不得了，明日我到縣間，先出首一狀，說你母親謀死丈夫。」真兒道：「若還如此，舅舅洗得乾淨，只是難為了我的母親。」靜空道：「只要光鮮，那裡顧得！」真兒問些父親死的來歷，靜空一一告訴。兩人說了一會，送真兒出了山門。

到得家中，真兒便大驚小怪。春娘問他何故，真兒道：「適才走到門前，只見東邊也說張大娘謀殺丈夫，西邊也說柳春娘謀死老公。孩兒問道：『你們從何而知？』眾人道：『你母親將繩縊死，屍骸丟在江中。』」春娘聽了這些說話，果然一字無差，沒法起來，千求萬告要真兒生一計策，以免此禍。真兒故意不說，當不得春娘哀求不過，哭將起來，就倒頭下拜。真兒連忙扶起道：「母親不必慌張，我且問你，這舅舅你還是要與他來往麼？」春娘道：「這樣人，還要說什麼來往不來往！你母親被他玷辱，父親又被他害了性命，我恨不得將他茹毛飲血，方出此氣。」真兒道：「如此我們先去出首一狀，說舅舅謀死爹爹，方好保全母親之罪。」春娘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真兒也將父親的形跡，細細盤問。春娘不打自招，卻也與靜空的口詞一樣。

到了次日，真兒將一張狀子與春娘遞了，靜空也去遞了一張。那縣官看了這兩張人命狀子，你說他害，他說你謀，其中必有原故，立時出簽，拿這兩個原告聽審。不一時，都已拘到。錄了口詞，卻也都辯得有理。問道：「你家還有何人？」春娘道：「家中只有一個瞎子。」縣官即拘張真兒訊問。

真兒一到堂上，竟不開口，也遞一張上去，即是告這兩個的。縣官看得了然明白，竟要這兩個原告供招。二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個不落地。縣官把靜空夾了一夾棍，打了五十敲；春娘搽了一搽子，打了三十個過船釘。兩人受痛不過，只得招了個奸。那殺，既無屍首，又無兇器，縣官也不好定罪。放了夾棍、搽子，帶起明日再審。三人一齊趕出。

走到一個空隙之處，春娘對靜空道：「我們到被真兒陷害了。如今事已至此，奸是招了，那殺是招不得的。若還再要用刑，只好推在楊老實身上。」二人計議已定。

到了次日復審，縣官又要用刑，二人竟將楊老實一口咬定。縣官出了火簽，立時拿到。也夾了一夾棍，楊老實只得招了，是扛入江中死的。縣官叫收監定罪。就取一面雙連枷兒，枷了這奸僧淫婦，遍遊四門。

不說柳春娘的風月冤家。且說張颺自江頭遇著施、布二人，同到山上。見了寨主，即忙行禮。那寨主名為烏山大王，為人到也溫雅，絕無一些強盜的氣味。一見張颺跪下，慌忙扶起道：「你是個仗義之人。今日遭此顛沛，且寬心住下，容當與你報冤雪恥。」看了一坐座兒與他坐下。茶罷，即設席以待。兩人一見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，即拜為軍師之職。張颺是個來得的人，與他搗鬼出些告示，票些押條，寨主十分樂意。過了月餘，即差數十名嘍囉，到張颺家裡拿這兩個人來，聽憑軍師煅煉。

這些嘍囉領了將令，俱扮作百姓形狀。行了數日，已到富順地方。打聽張颺住處，到了黃昏，便打門進屋。四下搜尋，並無什麼和尚、婆娘，走到灶下，只見一個瞎子睡在那裡。一把扯將起來，問道：「這裡有一個和尚並一婦人，至那裡去了？」真兒睡夢醒來，打頭不應腦，答道：「和尚、婦人枷哩。」嘍囉道：「家裡沒有。」真兒道：「他枷在城裡。」嘍囉道：「張颺明明說在城外，何曾在城裡？」打真兒一個嘴巴，驚得睡夢才醒，耳朵裡聽見說什麼張颺，連連問道：「你們方才說什麼張颺，敢是見他麼？」嘍囉將張颺的來歷，說與他聽。真兒方曉得是強盜，因把這兩人的事幹，說與嘍囉得知。嘍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將何回覆大王？」一人道：「就將這瞎子去便了。」真兒哀求道：「小人正要與這兩人做個對頭，若拿了我去，他們的罪就輕鬆了。」

眾嘍囉只因無物可為折證，倒躊躇了半晌。只見手中火把已過，眾嘍囉慌了手腳，沒法擺佈。一人道：「弟兄們，莫要慌張，我且說一個故事與你們聽。」眾人道：「什麼時候，說些故事。」那人道：「說了故事，就有火把。」眾人見說故事有火把的，只得洗耳恭聽。那人道：「當初三國時節，關雲長同甘、糜二夫人降漢，住在驛所。曹操差人餽送下程，其餘俱備，惟有蠟燭，只得一枚。這是曹操見他隻身陪著兩個□□的嫂子，故行此計。誰知雲長是個智謀□□的人，他見燭影將殘，即把那驛中的壁落盡行拆毀，將那些竹片放起火來，燒了一夜。這叫做焚燎之策。我們如今沒火把，四面皆是，何必躊躇？」眾嘍囉聽說，登時□□，拆了無數，縛成火把。只見拆到一個壁廂，骨碌碌一件東西滾將出來。大家一看，卻是一面鏡子。真兒聽見說是鏡子，就對眾人道：「大王們不要煩惱，這鏡子是我父親打魚得來的，你可拿去與父親看了，便是折證。」眾嘍囉背了鏡子，竟自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張真兒聽得父親下落，想道：「若還我不去問他討人命，這楊老實如何出頭？如今且作□□，背上書一黃布『為父報仇』四字，沿街求討。」不料生意甚是興旺。你道為什麼緣故？只因背上了這個大大招牌，人人道他是個孝子，銅錢銀米，到掙得衣食豐隆。

一日，走到一個荒僻處，只見三個人叫定了真兒道：「你為父報仇，我們如今要拿你去處死哩。」真兒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三人道：「我們是官府差來的。」真兒道：「我正要伸冤，就同你去。」三人道：「你若同去，自分必死。不若你不報仇，我們放你逃去罷。」真兒道：「我這恩父死於非命，今日之冤，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。我只伸了這冤，死亦瞑目。」三人見他孝意諄諄，雖將言語試他，竟不可解，便道：「你這孝心果然真實，只是雙目不明，難以作事。我們有眼藥在此，將你兩眼點開。」真兒歡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真兒得見天日了。」三人將他兩眼一點便開。真兒定睛一看，卻是三位道人，連忙倒頭下拜，到磕了七八十個頭。走得起來，三人都不見去向。真兒又驚又喜，想道：「必是三官大帝，憐我孝心，特來救度。」便丟了拐兒，散步而行，好不快活。

只是楊老實自受了這番苦楚，坐在監中，親人也不見面。家中止得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，又是嬌嬌滴滴，獨自在家。幸喜間壁王婆過來陪伴。楊老實在監□不想回家的日子。不意張真兒兩眼光明，討飯生意順利，討來的先送到監中，待楊老實吃了，然後自吃，朝朝往來，未嘗間斷。若有銀錢多餘，就拿去與他的女兒買柴糶米。虧他一人到養活兩口。不題。

且說這些嘍囉，將了這面鏡子回到山上，覆了大王。又去見張颺，說明此事。張颺收了鏡子，放在房裡，□□進房歇宿。只見許多仙人魚貫而入，望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自能解。想了一夜，次日即說與烏山大王聽，大王歡喜道：「聽先生所言，這必是寶貝了。如今夔夔宰相差人畫影圖形，遍地挨查，如有摩仙寶鏡獻上，即以小姐妻之。先生何不將此鏡獻入，博個功名富貴，也未可知。若只在此山中，終無了日。非是小將見辭，實為先生籌劃。」張颺暗想，魂遊月老宮中所說之事，與今符合，即便應允。